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王宜

粤西文載卷三十一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宮室

棠陰閣記

宋 張孝祥

君子之為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舍其子而去父母舍其子而去子心之思寧有

既邪猶曰吾父母將復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遇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忘者葢昔之人以為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子孫子孫而事其祖宜何如也余昔為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公仲欽閩之人歌頌之去而思之前年予為建康仲欽通判府事當塗缺守余檄仲欽權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之思仲欽飲

食之享也余曰張公之政何政也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能救民且治之今年水不為害矣君在時民與官俱相忘君去我與州縣之吏日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刑獄甫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諫仲欽褰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驚駭仲欽怡然不為動色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扶輿懽嗷以為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

知閩之思以閩當塗占之則知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夫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行於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予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所思閣之前有榕樹覆蔭閣上昔仲欽之所游息也

朝陽亭記

乾道丙戌上巳余與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晩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為亭

面山俯江登攬之日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影凉風四集仲欽欣然舉酒屬余曰兹亭由吾丙興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向敢獻之名亦以朝陽而喦曰朝陽之喦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喦石記其所以云

無倦齋記　　張栻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喜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為宜舊以緩帶名予懼其肆也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為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為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

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况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為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為而懼其有所忽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葢多矣非敢篤乎敬者

其能日新而無斁哉予於此懼書於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

南樓記

廣西轉運判官所治便廳之前有樓棲官府之文書鬱而不治予每睨而病之他日過之則煥然一新矣詹侯體仁觴予於其上倚檻而覯凡四旁之嘉花美木悉獻其狀而遥岑寸碧挺然屋山之隅樓之下為堂堂之前為亭皆幽雅有趣予怪而問之詹侯笑曰吾皆因其舊

云耳始吾闢樓之塞而觀之則其美已具易其楣桷之腐壞者與其窗戶之隘狹者周以闌楯而吾樓成焉又視其下居然一堂也則敞其簷桯而重飾之前有茀地去其積壤而柱之礎存焉則又因之以為亭名吾樓曰南樓取其面勢所值也堂曰梅雪因吾治之故名也亭曰須友亭之旁植竹與梅與松吾將與之友亦且須吾友朋而共樂乎此也為我書其扁且記之予歎詹侯之智能因其故而損益不宿勞不重費不出戶庭而得美

觀是可志也予於此竊有感焉嗟乎物之通塞固有其時向也人所棄賤弗顧之處一旦而吾曹相與談笑周旋於其間闢暗鬱為光明變荒穢為整治此非其時也哉通塞固有時然使其不遇詹侯則終於廢壞而已時固存乎人哉凡物皆然豈獨是邪且詹侯方以使旨按行一路一路之郡邑亦廣且遠矣政事之隳弛人情之鬱拂與夫利之所壅而病之所生葢不一矣詹侯將次第而振其弊導其鬱通其所壅而去其所病亦若為是

樓因其故而損益不勞而有條也則斯人之所遇豈不在於斯時邪抑有待於詹侯者邪予方賴侯以免於戾其涉筆而俟也又豈特記是觀覽之間而已邪樓之成以淳熙五年三月五日提點刑獄事廖侯季能實同予來觀又十五日而予為之記詹侯嚴陵人名儀之廖侯南劍人名遽子則廣漢張某也

竹磵記

劉宰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竹有何好而人愛之竹心

虛虛則不窒竹幹直直則不撓竹節堅堅則不折挺然而無所附麗則有特操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有常德宜人知愛之而於磵谷之間者為尤勝葢其聳然而上者若振衣千仞罔其叢然而下者如濯足萬里流或風度林杪錚然如戛擊鳴球或泉墮石涯泠然如搏拊琴瑟誠幽人勝士欲擇而居之而不得者清湘黄雲夫自然所居兼得之故以自號而求記於余聞者笑曰雲夫飄然一身客游數千里隨寓而止竹固無有磵亦安

在子之為記大似賦子雲烏有雲夫得記又似於青錦囊中添一長物竟亦何益雲夫曰不然吾藉杯酒以揖江山之勝託聲詩以發天地之藏遇酒輙飲飲而醉醉而吟短章大篇或不足以盡情則曳杖而游憑高而望五湖如杯三山如拳石凡賦形宇宙間大者遠者小者近者皆我几案間物況竹硐我先人之舊居其能自外於几案間乎幸善為我為記余曰唯則書以贈俾揭之隨行以張其氣且以慰其懷土之思云

甲亭記

張孝忠

湘與灘分百有二十里東合瀧流而羅水又從西北滙郡有峯巒峻極贔屭其陽望之若無所容其足也城西北二里許稍迂數十步嵒壑天開寬閒靜深遂得蘭若之勝由殿廊益東上斗折再三側立陽崖有地方不二丈竚立而望則三江之吞吐萬山之嶙峋皆在其下雲烟杳靄飛鳥滅沒可觴可詠使人忘歸真清湘之絶境也為作小亭以甲名之王黄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

樹為天下甲此亭皆具焉余比甲寅夏初官是邦其明年冬始與賓客俎豆於此居無何被檄去郡遂以及終後雖述去國懷邦者之思而余心樂之自不忘夢寐斯亭也今將委三湘於北而去因記之使刻諸石以示不忘

三相亭碑記

趙師邈

龍城自有唐名賢出鎮維今數百年紹興初三丞相暫駐於水南僧寺閒居暇日相與遊訪林石佳處因覩嵒

石屏立上有空洞數處遂創茅亭二所曰駕鶴書院曰三相亭時攜笻挈榼觀書論詩終日不倦因此遂成勝迹題曰小桃源歲月既深二亭名存耳况其所乃熊氏之地自是厥後來守此邦者各以郡計窘迫無暇尋訪名賢古迹予到官十月因城治修葺了畢訪水南報恩寺觀初寮初寮王安中字小摩崖石刻得僧談及小桃源名迹遂訪尋焉見其藤蘿交結彌蔓芠薙之始見石刻乃偕教官二慕及僉廳觀之相與商訂欲仍舊貫作茅亭無

支費公帑僉曰宜之遂仍初制亭成招同列為歘甚得山水佳趣自此公餘暇日時一至也時嘉泰癸亥仲春日題

侯德亭記

管定夫

嘉定甲戌中夏管定夫新作小亭於潛洞之口於是映帶遠近洞以增邃初伏後一日期方孚若陳膺仲來觀參坐洞中酌酒數行颯然秋也主人曰亭宜何名有客曰昌黎公以侯德名丘謂漱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

道與此同意借以名亭可乎咸曰然遂書諸石

登臨懷古亭記

蔡光祖

横州城之西僅一里許曰海棠橋者環城郭抱林麓大江横鶩澗流詘折政亦一幽境而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有老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甞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間小者曩之時少游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因坐是獲譴自柳遷於横葢紹聖初也公雖嘖嘖煩言而胸次舒豁絶無牢愁憤歎之意其

言殆與道行志遂者無異高懷達觀無適不樂世人之所見者特其氣機耳公之歿今百餘年邦人愛之不忘猶曰吾郡誠僻且陋而少游嘗辱居焉往往詫以為榮昔庚桑子居於畏壘而畏壘之民尸而祝之陽城在晉之鄙而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賢人君子不必有教澤在人而後人敬慕之也隨其所至常使人高其風希其行愈久而不衰是其可尚已惜乎變遷飄忽曾未幾時而曩昔登臨之地居然荆棘間花既不可

復見而祝氏之後已無遺者公之詞翰亦羽化中間雖有好事者摹其蹟而録之木然紀事失實不足以諗來者光祖到郡甫一期訪尋遺跡瞻言清風於是鋤叢莽之翳啟狐兎之宅規之闢之創數椽其上而匾以登臨懷古且識其頭緒鏤之堅珉以為横槎故事云嘉定九年閏七月初五日

碧梧臺記　　林　岊

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於彼高

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夫菶菶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蹌於堯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於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潭而聚石奇峯疊壁斬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嶂山也為臺裒二

丈許旁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為最曉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籜爭寒月澄風攪秋荷翻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頴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記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謂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倡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為上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

集也余葢慕古而思見之矣若夫振古道承流宣化以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倡率以趨教令不特一何堅也吾其不撫斯梧而徘徊哉

柳山書堂記

登書堂西山其高去平地六七十丈許望三江東北流岡巒回複渺不見蹤迹忽歗波光照人心目約百餘尺許名其臺曰寸月而將為之記臺方就余以守滿浮湘至瀟湘合流處連值風雨陰雲迷冥未覩所謂月也舟

泊浯溪三更登元水部堂亭時孟冬望後六日月半壁
羨三二分許瑞光出於林表坐客停盃浩影散於波心
歸舟列炬同游僅二十人許下水上天月行其間水月
之光滉漾太虛水澄之光粧嚴色界雖未到洞庭君山
而有洞庭君山之氣象雖未抵蜀江嘉陵而有蜀江嘉
陵之景趣廣陵八月之濤黄河千年之清碧海神山之
島飄飄焉可以意遇也因思寸月臺別去甫旬兹余適
斯時登斯臺不知山中何人亦以斯時登斯臺耶讀書

夜半仰觀星宿者古有之矣噫何必夜半江光四時皆月也昔人詠未望之月曰龍爪曰玉鈎曰開鏡曰磨鐮詠既望之月曰金鉦曰半輪曰金樞曰寸銀各以所見也余取寸月比書屋西望之江流適與命意云爾後之覽者當有賞於余心是為記

鬱林紀瑞亭記　　朱春

州之南相距百步有龍母廟在焉廟之前俯瞰大石有石穴泉出焉流一小泒入於江晝夜不舍其清可掬居

民且汲且濯焉不知其從何來也淳熙已亥黄侯嘗典此邦乃南流令尹先大夫也名此曰濯纓取其清之義也字鐫於石隐然尚存歳在癸未夏五月之望前一日泉忽竭矣見者駭之倏焉泉出以紫駭者愈甚遂相率羣聚而觀踰兩時其泉復初咸謂平生蓄眼未嘗見是殆神物有以開其先也鳴呼物以罕見為瑞瑞不偶然而出其必有應焉且水由地中行無乎不在其山巔觸石出瀉而下者山泉也其在平地潑而為井湧而上者

井泉也今此塊石伏乎地上初無根源其流不竭豈不可為異哉或疏之則潔而練或濬之則深而藍是水正色也今此石泉流本清澈一旦間出以紫豈不為大可異哉是日也權佚偕同僚往視僉曰鬱平古無此瑞予可記之予謂休祥之來不於其時於其人甘露零於豐草醴泉涌於清空形諸歌頌以為美譚從古而然豈惟是哉如刺山而泉飛拜井而泉出亦足以感神明而蒸嘉氣則泉水忽瑞以紫無乃山川炳靈殆將有紆朱拖

紫之驗乎鬱平之鄰郡曰懷澤有紫泉每一出郡太守不踰年而召還登諫垣侍從者致身通顯享年有永人皆能言之紫泉今出乎此必不虛其應豈俾懷澤得專美哉於是援筆為之大書特書

全州率性堂記

魏了翁

吾友林仲山岊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乃鋤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肄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俾嗣守者不替有制齋廬廪稍歲衍月益今錫之

號槃殆與睢嶽嵩廬四大書院相為等儕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中為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了翁曰願有以告於邦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嫡忠定為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昔聞之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為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説也今吾聞始學例語以率性得無凌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於亳曰民有恒性周武王誓衆於孟津

曰人為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為羣言之首葢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之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為萬善之長衆理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以為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之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

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則是易之為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言天之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先後一揆而中庸之首即易與誥誓之旨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為教吾既得聞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為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為離明見

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為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維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葢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是故君子戒慎恐懼以下則人之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

顧讀者不察耳誠能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智之則行夫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分所當為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舍然以作曰推本乾坤之體坎離之用以發性道教之蘊吾昉聞諸此盍以復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諾於是為記

全州皆山亭記

鄧均

皆山閣者誠齋先生名而記之者閣以久不治廢僅址焉南昌徐叔倫來領清湘縣事暇日登故址撫斷刻咨嗟不忍去已而與山定交揖致之不覺膝之前席也是殆有默相契晤者余聞而叩之曰今貴乎曰甫脫民伍未有梯也又叩曰亦效俗子乎曰是固惡夫俗者余曰嘻宜山之愛子也貴且俗雖同堂席弗親也已抑誠齋之所甚忌令知之乎然後知以貴氣吞人以俗氣溷清問山山不應嘻特山乎哉令山之與令也令之與山也

殆知以心乎屹然壽也萬籟息靜也朝昏晦明變也出雲雨用也清泉白石無假乎歃盟而交道兹盡人以敬誠齋而有知亦將精往神交不亭傾不閣圯易以亭存古也繫乎閣

近民堂記　林壽公

紹定庚寅春南武城曾侯來佐郡明年攝郡事遏變於萌芽拊俗於荒瘠全以治理天子聞而嘉之又明年就俾為真命下民歡躍侯亦思稱上恩除兩邑買紙止灌

陽借以寛民力正釋奠牲服益貢士廓田土以崇士風新旂幟備器械以修軍政儲冬粟平糴價以足民食至於雉堞樓櫓廨麿帑藏罔不致意暇時顧瞻州宇西有堂而東獨闕方垡為敲朴之所鞠為蔬畦乃節浮聚羸市民傭圬為堂五楹不陋不侈扁曰近民修除曲徑既成壽公竊謂侯不以傳舍視官府宜書侯名堂之義侯曰昔崇寧中彭崇一道徽由全州守邕山谷先生稱其愷易近民余適守全余季適守邕季近以此名堂今余

亦有取焉壽公離席拱立曰近民之義大矣哉非山谷一人之私言也昔聖賢為政之要語也民可近不可下禹有明訓平易近民周公首以詔伯禽未有上不與民近而能得其情者夫牧親民之官也痒疴疾痛舉切吾身其鰥寡孤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夫茍户庭易壅脉絡弗接衙鼓鼕鼕晨一坐聽据案押文書漏下數刻而退燕寢凝香深居簡出民謁所欲如謁諸鬼神是豈知不可下之義乎政者正也吏以循稱非有他

巧也其律身必廉其莅事必勤其持法必平其理財必義夫苟外乎人之思慮以發姦擿伏為神深刑暴怒為威苛征多取為能開闔旋斡為智上下驚駭莫知適從又豈知平易之義乎侯昆季妙年專城不為亢絶崇深之行不為新奇可喜之政但以近民存心可謂知所本矣然則處斯堂者仰而觀俯而思其有餘師侯頴茂字仲成云

灉陽四友堂記

江萬里

全灌陽令黄子成書抵予願有記於四友堂問所謂堂直縣治西隅屋三楹益子成以政之暇賦功市材稍變狹陋其以宣底滞而明意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其所與友則儼立其前者松其後桂其中梅與令四也灌陽界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雖甚清省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為躁為惰非漫不訾者則盛氣鋤剗之其下必且争氣拂鬱則有甚汗漫龎梗者矣雅聞子成静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

求事情審實寘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邇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笞罰且出視事不過食頃輙終日相對寂寂清露者玉雪者磥砢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後友之云耳余同子成生廬山之陽最與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絶不喜獨寒苦自課不一輟業從其各委心師友脉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第名其為武人偶失路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羇旅殆飲食衣服不如其私宮室起居不如其廬乃皆安

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雖然紆墨綬珮銅章後來繼今者予又將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友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恣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至設志豐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人慝非顧訐彼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强而附曰四友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友松友桂友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令而後為友乎是歲仲冬為之記

慶遠御書閣記

郭良翰

古之善治者雖區區小邦而其民鄙陋亦將為之教告以防其有忒也宜之為州在百粤窮裔咸平中詔以御書藏諸天下名山而州之龍濟者實預賜焉其始藏以木檀置諸僧室而已淮陰夏侯為守之二年一日與通判清河張侯往觀之見夫睿文寶札輝耀几案而所藏卑隘殆不可與佛經參此非所以尊君賜而重民觀也乃議為之閣於是謀於鄉人以財事浮屠者未幾咸出

其力具材搆工成閣於山置書焉屬掾良翰謂事君之義無所不盡其恭治民之道無所不宣其化令侯之及是也其恭君化民之誠心也然則可無傳焉請載其名以告來者

重建湘南樓記　李曾伯

桂山川甲天下三百年間無兵革之警前賢來仕是邦搜奇攬勝南樓北覾輪奐交輝知樂民之樂而已焉知為荒服遠慮哉自裔夸崛起陰山殖食雲南浸淫腹背

當宁勤於宵旰選將遣戍幾與視西北二邊等寶祐戊

午某以再命作牧神謨天授策鑿是圖方經營畚鍤綢

繆牖户蚤夜靡皇處寧復有餘力事他役屬東城湘南

樓𠛬於崇寧之壬午迨今百五十有八禩中間支傾補

壞厯時久厥棟橈廩廩將覆壓又以静江軍樓前經帥

增高倍壯而湘南對峙頽闒弗稱瞻望繫焉不容置而

弗為乃與兵帥幕佐從容議鳩櫓樓之餘材輟斧斤之

游刃載崇厥址更立層樓翼以夾廡經始於己未之王

春閲三月落成髙摩嶺雲下瞰灕水雄據列雉平揖諸峯遂為桂之偉觀矣桀桀㑹府控制百蠻組練之所聚營梯航之所輻湊新美斯宇凌虛鎮浮亦足以壯我彈壓使過之者目异神聳不敢睨視固非侈大規畫牢籠風景徒為南中登覽地也他日疆埸寧謐藩條暇整墉塈固井里熈領客憑髙眺遠陰晴朝暮千狀萬態與境㑹將盡於斯樓得之夫我則不暇姑以識歲月

湘春樓記

吴泰

全臨江而城其南門之樓曰湘春山川之勝盡在目中癸亥端午郡守彭公與客飲於此坐不横肱輿皂無所駐因拂舊題知前牧蔣侯所建歳未久風楹雨壁勢且隳矣既而曰侯於規理荒殘幸有餘力及此可責以宏麗乎繼之者其奚辭是年冬譙樓先成輪奐突兀人咸期可與雄藩巨鎮相伯仲惜前畀隘弗稱是公聞之曰吾有志久矣因循未果迨甲子之夏乃撤而新之畀者崇隘者廣譙樓對峙丹堊交映易其扁曰鎮湘乃以重

午宴賔佐於上八窓虛明恍非人境邦人咸謂昔有
光公兩年之間郡政具舉城壁廬舍靡廢不興譙與是
樓之役最鉅其所以為國之慮者甚至是可書也抑費
用盡出節縮廡也工役不及旅伍仁也堅幹築以其可
久智也不動聲色以迨於成材也疊是四美尤不可不
書昔僖公治魯十年作新南門之役春秋義之公今不
歲月間兩樓巍然千載不朽此吾夫子之所喜而書者
也泰為公門下士既不能竭吾力以任畚鍤則紀述之

責奚遜是用誌之

文會堂記

元　唐福

嘗謂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於金石而不朽然金有時而消石有時而泐果不泯而相傳於世者特詩書耳昔陶商翁以詩名於世慶歷間自簿至尹兩宫於陽朔修明教化惠愛士民樂是山川之勝聲於詩者萬雲亭之名著矣厥後繼踵者寥寥數百載不復聞名迨今元朝延祐己未冬江陰嚴敬

簡卿出宰是邑首以崇學校育人材為心計其學廩以給供膳仍修葺廟宇廊廡齋舍俱煥然一新擇延師範招集生徒而就教焉四方士庶子弟負笈相從鏘鏘濟濟爭相濯磨砥礪事業於是教化興行三年之間政通人和民淳俗美歲穀屢豐境内無虞又於學左剏立文會堂公暇之餘與寮寀儒士講明於此一日因覽陶商翁詩有萬雲亭北山涵日雙月橋東水接天之句莫知所自詢之父老相謂曰萬雲乃學之東偏枕江之址是

也亭正接於北郭崇賢坊唐吏部曹鄴之故宅今之慈光寺即其舊址也山下有讀書嵒存焉昔之士大夫軒葢往來簪纓相聚遊宴亭間世異事殊迹隨人往茲不復存矣感斯言試登車一覽盡得山水之美慨然有繼作之志相與達嚕噶齊拜珠上卿簿尉圖薩布哈典史莫詳教諭甘舉莘直學唐孔瑞僉議允叶出清俸贖良材及敦勸本學儒士同助資給傭僱工匠不踰月而成選擇吉旦相率同僚暨儒士父老登臨亭上樽俎在席

詩詞盈軸洒洒臨江浩浩乎如憑虛御風振衣千仞之上山川風景一覽悅目慨念古人據此形勝信不誣矣商翁之詩豈虛云哉雖然斯亭之作也直欄橫檻簷牙倚空彤梁傑棟屹立要津非遇武城之賢安能是邪余謂紀功述德莫尚於文流芳垂遠莫固於銘著心入耳莫遠於相傳之聲實使後之人誦斯文懷斯德千載之下亦莫不感慕焉

滕縣浮金亭記　　費克忠

余觀古滕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南來而經其下鐔水湊流而歸其東春水既溢秋波未消自州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瓈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遇目成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亭在今東山李衛公祠前宋紹聖間蘇東坡遷海南艤舟登眺舉酒賦詩其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江寒日日新葢言其江山形勝似天竺雲山江月如錢塘使人胸次洒落殊不知瘴鄉之為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驟

矣山水寂寞草木堙鬱亦已久矣泰定戊辰春龍江秋山孟公主簿鐔邑越明年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間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僕浮江而東及暮波江而西秋水潦盡月影在山江風徐來江月相盪秋山顧曰此非其浮金之真體歟於是引棹於江之濵據胡床而賦詩有漢光射潛蛟細細波浮金之句僕亦有月光波影自溶液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之夕也得非興廢有時邂逅今夕秋山遂有意於此矣他日追索

遺址以其路崎曲不便騷人墨客之所登覽焉秋山性庶介好山水綽有古人之風每見一泉一石必徘徊顧戀玩而後去及至東山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華亭對倚碧山俯長流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比舊址尤嘉誠為此州之勝遂相率居城士夫搆亭於其上亦扁之曰浮金雲烟沙鳥風帆浪船變化往來氣象萬千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寵辱憂畏之心果謂瘴鄉而已哉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天竺同一勝概云時天

歴巳巳十二月十二日也

明遠樓記　　　　虞集

天地之大也著明於日月而照臨無私焉上下四方無不見也古往今來無不知也古之有天下者法焉必求諸天下之賢託之以耳目之寄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能羣疑盡忘一誠通貫萬物之理萬事之變廓然無所蔽隐雖四海之外後世之久猶無間焉况其邇者乎我國家有輔相股肱腹心之方伯連帥郡守縣令次

第承之規模密矣又設御史司憲之官託之以耳目相為經緯表裏以參錯其間見聞盡達於天子則兼内外通遠邇故凡有司不得而比焉廣西遐在南服而動息治忽無一不聞於天子者以其有耳目之託而得其人也至元二十八年始立憲治因宋舊官舍以為之署延祐四年監憲董福復新廳事作樓於其後題曰明遠下為清燕之堂則退食自公所在也至今三十年敝而弗葺至正四年監憲康里托公憲副高昌托克托穆爾公

河東李公思敬憲僉河東宋公思義與經歷呼圖克知事王士昜公事之餘慨然以為前人之所為憲體之所係不可莫之振也相與命工度材而更新之監憲托公至官遂以疾去數君子實卒成之樓五間凡三十有二楹上施欄棁下有垣墉之固光敞雄麗丹碧輝映費自公出役以傭作民無與焉數月而落成仍命曰明遠明年冬十二月仕於桂府者真定范淳至臨川山中請余記之其言曰樓之高也登而望焉灕江左帶西山右峙奇

峰惟石陳態獻狀於几席者可指而明也城郭之完固形勝之要害烟雲杳靄林壑熙暢民風景象一寓目而在睫矣此樓所以為明遠歟公寓於斯也服忠孝於厥身本清慎以律已不苛察為嚴不姑息為惠咨詢謀度每懷靡及暇則登樓將以達其聞見息其思慮以答天子負託之重豈直優游休暇圖為遊覽之樂者乎且桂在嶺嶠之外地方數千里自秦漢以來至於我朝皆以為巨鎮昔之君子嘗以禮義治之然今之作吏於郡縣

者無遠慮明識以制其變無廉節公道以服其民軍旅之興餽餉之苦為朝廷憂者久矣聖天子仁覆四海視民如傷師武臣力民始得與休息焉况桂府去京師甚遠遙瞻天子之光不違咫尺斯樓也耳目之官在焉使安不忘危易不忘險而為深謀遠慮圖為永久之計庶幾桂之山澤嶺海之民沐浴雨露若彼中州之安則吾司臬之大夫君子其無媿於斯樓之明遠者矣

粤西文載卷三十一

粤西文載卷三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 宫室

知愚齋記

明 張以寧

真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予使安南道是郡君來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噫子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

甯之愚知自全也顔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知其為愚也故欺於人而為詐狹於已而自用斯其為真愚也苟知愚焉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而自私好名而已甚是故察見淵魚古人所忌黑白太明識者憂之聰明絶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今子之贊畫於兹也舉十九年流離殘苦之遺氓飫饑而燠寒之數千里魋結文身之獷俗皆馴擾而帖伏百萬兵

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從政者不能也予其果愚乎其不愚乎今予自名以知愚予何以處予識時而通務非柴之愚也逢時而嚮用非甯之愚也非徒知之亦允蹈之仕優而學乎其志顏子之如愚乎語云用之則行實而若虛予非顏焉攸學乎謗有誚予許人之已汰者則將語之曰儒先不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君謝曰敢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陽朔讀書樓記

周魯奇

陽朔儒學東臨大江地勢敧側皆甃石特起如壁然後平整相稱經營創始功莫大焉明德齋後舊有萬雲亭歷歲滋久摧朽不存今即其故基作讀書樓半出池半覆地平廣一丈八尺深二丈四尺高如廣之數厥位面陽厥材孔良不事藻飾朴素渾堅諸山羅列於其前湍水奔流於其下風帆沙鳥朝暮隱見烟雲竹樹遠近蔽翳凡其物類莫不合形輔勢來助斯樓之勝使人觀望心舒目凝誠怡神養性藏修遊息之佳所也主學先生

於是俾諸生朝夕肄業於斯誨之曰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不讀書有經史傳記之文具載仁義道德之理讀之者將變化氣質涵養德性愚可使明柔可使强故世之為父兄欲教其子弟者莫不卑禮厚幣以延師範為弟子者潛心篤志以求進益惟恐不得聞善道也今國家尊崇儒道所在郡邑建學立師務責成效以教以養凡從事皆以德之厚薄而任職之崇卑矣諸君子讀書於斯當以怠荒為戒勤厲自强朝經暮史旁搜百家行

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於以擢高科躋顯位罔俾前人專美當世庶不負朝廷之教養而斯樓益有光矣僉曰善敢不從誨言於時予以賓客在學聞其言而偉之遂為記書於斯樓之壁俾觀者有所省云

素位軒記　解縉

余自洪武乙亥歲客遊贛城季大父山泉之門人高君汝南為郡學官由是寓學中久之盡得交其學生橫經論難情好漆密若令之興安縣周君鳳翔其一也周君

傳高先生易經學貢京師有名聲於胄監既而選試獨一人高等擢今官予復與相見十有五年於茲矣昔也少壯而今且斑白矣然於初見時情懷議論皆不異焉蓋人之常情方其未仕也有爭名躐進之心及其既仕也有希高望遠之意仕未崇顯而疾病及之未有不歎老而嗟卑者也故其在學校一舉足而望仕宦及其仕宦一舉足而望卿相其身所處之地其心無一息之安也而何望其有及於物也哉為學官者無心於教其弟

子為民牧者無心於愛其百姓憧憧然何暇於日用之間哉周君之學問固不如是蓋有得於易之道而異乎常人之變也故其情懐論議無所動於外而窮達出處隨所寓而安且以素位名軒而求予為之記焉余觀周君在郡學時安於郡學故學成而充貢在太學時安於太學故名立而登仕令其為令一縣也安於為令設心措慮唯在於令之所當為也其恵澤之施及於物可知也興安當道適於交廣湘灕渠水之所發源山林沮洳蒙

昧險阻之間民居纔二千餘户以應府司大藩之供億
周君為政三年勉勉循循撫字而勸相之趨事赴工未
嘗敢後由周君之心在乎此而無外慕之私也余觀自
古之循吏往往皆入為卿相為三公號知大體不為爵
禄所動者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故其位三公不以為
泰由其為守令不以為勞也守令其可易而視之哉周
君勉之將由此為卿為相為三公亦安其心處之惠之
及物也祇見其益多耳周君勉之毋忘舊學焉為之記

而系以詩曰君子之學用心於内思不出位不願乎外
見在所居隨寓而安俯仰無愧心廣體胖貧賤夷狄富
貴患難物有萬變蚊虻過前昔者大舜耕稼陶漁若將
終身與木石俱及其登庸百揆時敘歷試諸難納麓弗
迷被袗鼓琴若固有之亦有周公受遺負扆一沐三握
一饋十起流言居東亦爲几几仰瞻聖哲有訓於經居
易俟命素位而行彼或小人行險僥倖憧憧其思胡能
有定勒名於軒致美周君依乎中庸與天其旋變而有

常時則存之存乎其人自天祐之

平樂昭文樓記　　何自學

平樂知府昆陵唐侯既新其郡治迺作學校修建大成殿明倫堂暨齋舍門廡庫廩庖湢靡不完具規模壯觀矣復於明倫堂後斬茅闢土創樓三間繪古之勤學者於四壁以為諸生藏修游息之所扁曰昭文落成日予適巡按至是課諸生之暇因獲登臨以覽江山之秀徘徊不忍舍去遂大書昭文樓三字揭之適唐侯進請曰

樓成矣磨石在庭尚未有記之者願畀一言爲兹樓重余謂文之顯晦係世道之升降豈細故哉洪惟我朝以文治天下七十餘年薄海内外罔不說詩書談道德是郡雖僻在南徼民雜猺獠素稱難治自沾文化以來已變故習兹得唐侯爲守導民從化如風偃草來游來歌於是者又皆民之俊秀講明聖賢道學發爲文章事業靡不去卑汚變氣習日躋於廣大高明之域者皆是樓之助也其出而見用於時於以黼黻皇猷潤色至治以

著昭代文明之盛者其不在茲乎苟徒為登眺燕玩之所則非余之所云亦非唐侯之志也侯名復字永亨由進士歷遷令官其文學政事有稱於時可頌也已因幷及之

明秀亭記　　蔡雲翰

環昭皆山也逢迎拱揖向背起伏遠邇爭出其最密邇者叢起郡後有翔舞之態名曰鳳凰稍東有泉滲滲自石間出湛如漱玉謂之龍池又東羣峰聳峙江上槎牙

屈曲珊瑚枝多佳木四時葉不凋南有修竹微風冷然自木杪來則翠舞烟翔可愛可挹又有昭山點於二水間蒼翠負異二水名灕樂灕水出湘樂水出桃川皆數百里奔流瀦城下其勢若蜿蜒登高視之萬象呈露儼然若天開圖畫雖有王維郭熙莫能摹其妙也宋鄒道鄉宦遊於此因其美而建亭郡治之陽以覽之元有旺扎勒布咯葺之以寄吟詠尋廢於兵燹迄今百有餘年而毀礫凝沙迷其斷礎郡之耆耄無有知者未幾而太守

唐侯至馬侯與二三僚友日訪廢墜而興之徘徊舊址曰此宜亭爰考圖經大致懸合於是翌日庀材之良者鳩工之能者以興事檄庶官以敦匠自丁巳十月望至明年三月朔成命曰明秀亭甍甍翬飛繪綵輪奐出乎雲露風月之表凡游觀者莫不嘖嘖歎之以為八郡之雄觀也時春之暮景將至天氣融煦積雨初霽水光閃爍波濤渺漠介游鱗泳一一可數滿望江渚之外風帆漾碧沙鳥翱翔日往來而不已汀蘭沼芷藉雨以獻綠

迎風而薦香者咸萃目前真足以消塵積洗滌轇轕不必挾喬松之術擬蓬壺員嶠之在傍也雖然亭之作其得有三秦漢以前風氣未開地無君子山川之不幸也唐宋而下君子宦游之蹟相繼有亭以挹山水之秀然承平之日亦時之未遇也今諸僚盍簪於此不必皆賢於古人然時明盛又際太守之儒雅以聿興斯郡化寒烟衰草之區為車馬駢集之地山川之盛飽於嗜樂非偶然耳游於斯覽於斯者可不知同寅相協同事相規

以懋其聲光使後人於此頌甘棠敝芾之詩乎安得調三光後天以終耳乎歌詠之美也邪

漫泉亭記

葉　盛

漫泉亭在今梧州府城東二里氷井南初唐大歷三年容州刺史充本州經略使元公過泉上作氷泉銘貞元十年監察御史為碑焉宋紹興中州守任通直甃泉為雙井碑至紹定已剝落字猶存十之七八郡人趙善郢立之元廉訪僉事段茂又重立之天順六年因王師有

事南徼師旋駐蒼梧征夷將軍節制廣東廣西等處諸
軍事前軍都督僉事顏侯彪得是井於莽蒼中重浚之
其旁復得斷碑一角可辨識纔數字而公官位姓名獨
存因命知府李璉主簿閻鼎儒士陳洙扶樹而亭覆之
因題名漫泉漫叟公之所自稱也嗚呼元公天下士當
時用不極而惟道州之政最有聞於天下後世推之者
無間言曰元道州至不欲名字之然則人有土地人民
之寄可不知所取法於公者乎公之文僅存片石閱歷

數千百載屢仆而屢植蓋石可泐而文不可蝕字幾盡而名不可泯非公之賢其孰能致是乎古之人語言文字多矣如公之舂陵賊退等篇磨崖頌當時和者有杜甫氏書者有太史魯國公天下後世家傳人誦至今不衰而公忠君愛國之心猶莫切於道州廳壁記其言顯顯有若當今日然者謂人不以類文不因人而傳可乎蒼梧當二廣之衝小大命吏往還京國多道出其下間為刻辭於亭將使讀公之文求公之政慕公之為人有

如公所謂徐李與夫彼不徐李者知感發而懲艾焉則吾民庶幾其有瘳乎是宜以漫泉名亭葢又欲天下後世人皆知食人之力而居人之上有公也或曰氷井以壓郡火山或又曰雙井泉高下異常得異人言分愈疾疫茲固不足究已亭築於是年三月成於四月記作於是月二十四日其詞曰漫之泉兮在南州南州之人兮樂且無尤有亭翼翼兮泉之窈酌泉清兮瀕亭幽羌至止兮夷猶我思古人兮有賢漫叟泉有銘兮石有伍昔

我求之兮寒烟壞礎泉甘如飴兮亦潔如乳爲雲上升兮雨於下土賢哉漫叟兮其誰可語我思古人兮惟顏與杜吁嗟爾泉兮曷究澤乎天下

重修梧州府譙樓記　　梁全

梧郡德政門在府治之前舊未有甎甃但用堅木架樑樑上起重屋爲更樓歲久朽壞繼遭回祿之禍而頹毀甚矣邇者東莞袁君秉中由地官主事來守是郡方期月紀綱既舉政理漸通乃慨然曰是樓爲更漏所在乃

一郡之大觀也烏可以不修砌堅完垂傳久遠遂謀於同知毛君贊措備甎灰木植釘瓦諸科先砌拱門門上築臺臺架屋層欄疊榭披而翼之以為樓觀樓之東又為屋三楹以貯銅壺滴漏回廊複道不儉不奢籌邊麗譙蔑加焉耳是樓之建經始於天順八年九月朔日落成於成化元年四月望日棟宇翬飛輪奐翼然極其堅固而一毫不動於民郡人欣慶以為前所未有也予因校文西廣竣事還家道經梧郡東中以予為同鄉且有

斯文之舊邀予同飲樓上八窻洞開四顧朗然梧郡勝概舉在目前是可述也思昔范延貴過萍鄉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知其宰為好官今吾秉中為郡守興譙樓之建非知先務之好官歟因記其概於石上俾來者有所稽焉

友清書院記

韓雍

昔米元章以石為友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曾端伯以花中海棠酴醾之類為十友夫友石者泥於奇友詩

酒琴者流於放友海棠酴醾之類者近於侈彼皆偏於所好者為之吾之友則異是焉蒼梧行臺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其高參天即松之西作屋二楹為休憇之所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環植之竹既叢生梅亦盛開吾休暇與客遊其間見松之切切交峙如冠劒大臣國有大政庭立而議也見竹之樅樅森列如百萬甲兵密陣環侍畏令而不敢囂也見梅之疎瘦横斜如山林高士辟穀導引危立於顛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塵不

侵吾愛其清將取以為友客疑之曰子嘗以古人友物為偏於所好亦何取於玆乎噫自伐木詩降友道不能盡古若世之人平居無事相處與契合親密真若終始不相遺有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若不相識或勢位相逼讒毀排擠無不至雖門生故吏亦多隨時逐利前恭而後倨初附而終叛以怨報德者有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為而其人且忍為之奚望其有忠孝大節哉惟松也竹也歷四時風雨霜雪之繁

盡萬物之榮枯獨能不變其色有久而能敬士窮見節義之道焉梅也不與羣卉爭麗於春風艶陽之天而獨秀於嚴冬之時有秉心無競途窮見交態之理焉是則彼皆有歲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為晚節之規若之何不可容曰予取友得矣因舉酒屬賀少焉明月東升天風徐來舞蚪鸞鑑金石響寒濤百和之香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遊鈞天廣寒如中秋後登吳山絕頂如趨晨朝近御爐其清何如哉乃謝客曰

是果吾清友也遂書以爲友清書院記

芝軒記

夏時正

右都御史姑蘇韓公再鎮兩廣開府於梧是歲夏仲十有二日築軒後圃芝三本生軒東地上七月軒成復生四本其傍咸紫紋金綵煌䏁射日噫亦奇矣州人走觀相與咏歎非常且曰芝草木之瑞休徵所致也廣在嶺海迄唐宋惟覊縻之末若我國家文教誕敷廣東西數千里雞鳴犬吠達乎四境衣冠禮樂猶中州也百餘年

來治極物盛蘖芽其間狂狡弗率笑號為蜮機毒矢操利刃肆剽虐人莫為遏韓公來承挫衂惶惑之餘曉忠義而渙散屬倡勇敢而僵仆植十萬師徒運之掌上草薙禽獮一空巢穴餘息喘喘幾莫之生復舊規昭文物其時矣芝為之兆不在是乎請以芝名軒不亦宜乎公笑然之書來屬命余曰奚翅是哉公有文武長才恢雄偉特二十而掇巍科三十負大名天下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功著竹帛而史不絶書位極鼎台而人未滿

望古之方叔召虎是也顧以南人之願得公不啻孺子之慕父母不得則饑寒死亡隨之是用輟公紀綱之地去煦嫗之昔塗炭而今袵席矣其已成之效亦奚庸芝兆為聖天子坐明堂方以堯舜之仁覆天下茲將計程促召必得公與二三元老相左右而翊以體信達順之道俾發育峻極者凝成溥博淵泉者時出致流動而充滿庸穆穆以迓衡視漢唐宋因循茍簡之陋一洗而更新之以升聖天子致治之隆巍巍乎揭之三代之上不

其至乎由是龜龍出河洛鳳凰巢阿閣麒麟遊靈囿此公之所以盛而天下之所屬望亦公之所自期待也是芝之生其兆所徵識者知其在此而不在彼如前所云庇於一方豈足以盡公哉喜其有成而樂為天下道歐陽公為韓忠獻言也時正從公遊久矣故願執役於歐不辭而為之記

諸葛武侯祠碑　孔鏞

桂林郡城北隅令按察廳事之後有山其勢起伏若蟠

龍之狀遂即山之巔建諸葛武侯祠歲久廢壞成化十七年太監劉公來鎮始至往謁周視祠宇頹傾像設暴露退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令祠之如此何足以棲厥靈也乃欲鼎新之時值荔浦蠻峒竊發跳梁平樂恭城方整舉軍旅往討其罪弗果越三年寇息民安時和物阜乃與鎮守副總兵王公御史邢公合謀於農伐木命工撤而新之不兩月祠堂成肇始於成化甲辰九月二日訖工於冬十月有八日也堂之中重飾武侯像又

為之龕以蔽塵坌締構堅密制度弘偉三公又率三司文武僚屬奉庶羞告成拜跪有位薦奠有所於是文武僚屬與桂林士民皆忻然稱歎曰三公為此其可為尚賢者哉然不為之記不足以垂永久僉遂屬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綱常為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壞極矣漢興學校乃復得聞先王之道至於光武明帝其道庶幾乎明矣降及靈獻姦盜既起曹氏最為雄盛乃逞其詐力竊據大柄而天下豪傑之士靡不屈節而從之

其所圖爲者皆僭竊暴逆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時獨武侯抱道南陽三顧而起毅然以誅曹興漢爲已任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之爲賊綱常之道振而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扶世立教侯之功大矣豈特禦大災捍大患而已邪天下祀之實宜往時守臣多以崇修佛老以徼福利而先賢之祠雖頹廢弗顧今三公獨能舉此誠所謂尚賢者哉劉公名杲王公名受邢公名茂皆以

著聲宜其所立有過人者於是乎書焉遂命工俾刻諸石使後之來者有所考云

桂山草堂記

桑悦

桂山桂林主山舊屬武弁葛氏孫宗印為都閫有威名其後莫守靖庵殿下盆價售之宅連山以百畝計弘治五年八月蓋草亭三間扁曰可山六年五月創草堂三間扁令名九月蒙靖江王殿下賜亭一座枕於半山扁曰睿恩七年五月於草堂之西復蓋屋數楹扁曰翠微

山館十二月遂携家以居草堂之中四壁圖書一塵不入後枕桂山松桂呈陰峰巒獻秀天開圖畫荆關董米無所事巧靖庵日焚香瀹茗賦詩其中人境俱清履其地者縉紳忘其貴韋布忘其賤抗塵走俗者若隂有所扼而不能至予每至草堂顧盼兹山疑即化為蓬壺碣石與靖庵酬酢於紙窓竹几之間不啻挾安期侶羡門而下上清都者靈均遠遊之懐可止潘安仁乾沒之念可消柳子厚遷謫之襟抱亦可遣之矣草堂之清人有

如是哉雖然古之高堂廣廈如齊雲落星之類何限成敗於氣機梗楠固於欂椐陶甎堅於草茅曾不能以一瞬惟諸葛孔明之草廬杜少陵之草堂武攸緒之茅椒或蓋以忠義或架以文章節操千古常新凡物之壽不屬之人邪靖庵以天潢分派賦性穎悟日思游心千古超出富貴之外今離市塵而依山林舍潭府而居草堂其胸次非大有所見不能也堂之不朽又何待言說哉雖然靖庵以有用之才限於本朝法制終老此堂桂山

之英草堂之靈幸免勒移之勞有如淮南小山歌桂樹以招隱亦可笑其爲贅言也

容縣靈鍾亭記　　黄鵬

昔讀張詠傳有以更鼓分明爲好官員而受薦者初甚不然後被鄉薦上春官凡所歷驗之無不脗合始信其不誣何者治則百廢皆興否則百務具弛蓋以此占彼昔之善覘人政者胥此類也今自朝廷洎於官府之治皆設禁鍾所以節更鼓啟晨昏以禦暴客者也其係於

治豈細故哉縣治東門譙樓北有禁鍾一口蓋唐貞元遺物也重無慮百鈞鍾懸以亭歲久不支弘治十有五年冬梧州府節推曾侯先以政聲聞當道明年實為攢造版籍之期俾侯預期莅屬督造焉侯廉明不阿剔弊多所興革舊治東有徵大小蓮塘二養牲塘一既歸之學助供丁祭凡廞廢墜畢舉一日政暇偕僚屬登城遠視顧鍾所而謂予曰唐宋迄今餘七百祀前此屢經寇燼惟兹獨存意者神鬼實司護之予進曰聞之故老前

之大蓮塘有銅鍋一口風雨晦冥鍾則飛往相搏頃之乃復成化三年都憲韓公取作府治禁鍾載至龍灣忽墜於水衆力莫舉狀聞遂寢無何守備指揮尹君欲從之西城牽負百夫莫之舉衆不可而還之止用其力之半信斯言也是亦奇矣矧容在唐都督節制諸州迨今時異世殊星移物換古之遺物蕩然無存獨此無恙蓋存什一於千百所以鎮重一方容人世共寶者也厥倚將不利於鍾盍因農隙而新之俟既首肯翌日耆民數

輩復請乃啇於衆曰民力可用也民財不可復也遂捐廩以充費命訓導周君儒董其事屬予記之敬謝不敏既而亭成以名請侯曰信如所陳亦靈鍾扁之乎遂迹其顛末為記嗣是爲令屬有以好官員受薦者未必非令之權輿也則侯之善政波及寧有涯哉或曰昔子不語怪是不幾於怪乎解之曰禹之鼎飛入泗水焕之劒化於延平載之信史傳之來今莫之或疑蓋神物之變異非常豈可擬理有適然不可以常例論者鼎也劒也

鍾也皆範金而成者也知鼎之飛知劒之化靈鍾之說可坐而類推也遂僭書之用刻堅珉以諗來者容庠署教諭事舉人南海黄鵬記

阜民亭記　　　汪溥

慶遠城西有關厥土廣衍而燥剛士農工賈萃於其間者居宜山邑之半關之四圍有垣垣之内每距百餘步各架木為樓以為守望之所防剽掠也余至郡之明年民以木易朽而且隘欲築之甃石為久遠之計謀之父

老咸以為宜於是環而視之獨香山關之右曠蕩受敵視他處尤急議於是基之衆皆欣然負土而築伐石而甃不辭重艱不告勞苦始工於弘治戊申之季冬落成於明年之仲春臺之高六丈有竒廣三分之一覆亭於上廣袤相稱於是置酒於亭以酬其工維時與郡之縉紳相謂曰亭既成矣宜有名以識之致政韋邑博謙拱而起曰斯亭未作擊柝者無以棲其身瞭遠者無以恣其目民之居於内者心不忘乎外每坐必執兵寐不安

枕雖欲肆力以為厚生之計不可得也今臺竣而亭成抱關者有次廵警者有恃可以宿軍旅可以施弓弩壯保障之威於一隅杜覬覦之心於四境士不妨讀民不妨耕工者藉以制作賈者藉以貿易庠塾以興農務以舉出作入息戸不夜閉犬不夜驚民之阜厚良以此也請名之曰阜民不識可乎衆曰然迺舉酒復酌從而歌曰亭翼翼翼兮香關引領四顧兮漫漫我有懷兮盤桓民有樂兮堵安願千載兮奈何同鞏固兮宜山相從之民

聞其歌者亦皆從而和之余觀衆人之樂其樂而亦不能自已也遂執筆而述之以記

重建怡雲亭記　　包裕

陰陽聚而為雲雲山川之氣也白衣蒼狗變化不常翼風從龍卷舒不測昔黃帝戰涿鹿有金枝玉葉之瑞光武封泰山有疊閣層樓之祥保章氏以五色辨祲祥豐歉豈霧烟之可擬哉桂城東有嵓曰龍隱嵓之左阜有亭曰覽翠成化庚子巡按御史戴公仲梅公江因暇偕

副總兵都督僉事白公玉造亭適見雲影點綴如蓋在上足以怡神悅目且有為霖澤物之意因更名曰怡雲各賦詩勒諸石迄今已三十年餘矣正德壬申鎮守廣西内官監太監陳公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晟左布政使沈公林按察使周公進隆副使翁公茂南僉事孫公𦶚因巡視城塹少憩於嵒見亭久廢詩刻剝蝕咸慨歎曰人徒知雲有澤物之仁而不知雲有君親之誼昔漢文帝誕生形如車蓋者雲君之象也狄仁傑次太行瞻

望者雲親之情也君親人道之大倫也亭其可不重建乎乃命臨桂縣縣丞曾侯順董役惟勤惟慎其亭前瞰江後倚麓暈飛翼鼓材木堅良周匝有闌陟降有路路之口顔其楣曰登覽嵓之前構以屋曰庖廚丹臒黝堊煥然一新事竣託裕有言用昭永久仰惟鎮藩臬諸公碩德重望忠以事君則君心怡斯雲也孝以事親則親心怡斯雲也君親怡悦則上恬下熙萬物咸遂又奚俟雲霓而後謂之澤哉是雲之悠揚者若微而關綱常者

實大建亭之意獨不在是乎他如野芳秀馥喬木陰森疊嶂層巒一目千里者乃諸公豁心目滌塵慮一時之雅趣其怡蓋不在是也書之以復

寶賢亭記

汪淵

桂林舊有書院予巡歷提督士子偏僻郡縣人才甚少因取質可進者赴省會講以博聞見謀於帶管提學按察司按察使余祐買地一區建書院一所中立五經會講堂外各以其經别立講堂號房以便肄業爲間共九

十有五可容百餘人經始於六月十三落成於七月二十五計四十二日而完中間多淫祠廢宇改而葺之其餘材力其不為費先是以六月二十七日吉豎柱上樑方舉事之際忽西南歡呼有聲詢之曰供築者掘土得錢若干取而視之乃開元至寶也頃之觀者畢集羣工並至進而賀之曰錢寶也而又開元至寶此佳兆也國家以賢為寶而書院本以養賢今得此其將有應而興以為天下國家之寶者如錢之多而無艾也於時襄厥

事者鎮守太監傅倫鎮守副總兵吳溥布政司左布政彭夔右布政傅習右參政胡堯元按察司副使楊必進都司指揮沈布儀咸在僉喜之曰賢才徵於夢卜信斯言也不亦然乎錢得於舊池之傍因名其池曰寶賢池參政胡公奇其事遂募工琢石以砌之覆橋於上而竪之以亭曰寶賢亭士之學於此者觀斯池登斯亭孰不感動奮發懋力於賢以無負於所謂寶者以當今日之兆也則書院之設不虛而先事之幾可遂已哉因記之

使後之觀者知所自云

拱辰亭記　　宗璽

由紫極宫西十餘步有委巷折北而入計半里許是爲疉綵巖巖附桂山爲都會雄鎮昔人治石作磴以上仰步驟瞻若清都蓬島從天而下雪色未晴雲氣恒濕已疑非人間世界有寺焉占巖之額簷阿突兀宛然名畫家布置至其處凭欄一顧萬象在目歷歷可數不可盡也寺之後巨石劃裂有峒沉沉中鑿門以通今俗名風

峒是雖有智者未易狀寬者廓如竅者堞如深者奥如下者寂如冷風颯颯雖盛夏亭午無暑氣循洞後出爲巖脊好事者據半腰架樓名以疊綵自下望之如虛舟泊岸飄然欲浮既登斯樓則出深隱而凌光景易覽改觀清境復別凡江之平川漫流沙禽水鳥與夫風檣勁艣漁唱樵歌郊野景物種種可玩遊人墨客謂勝止於此不復計其餘矣然樓惟北牖壁其東西南無所睹戊寅夏鎮守太監傅倫一日避暑登樓指西北隅曰是當

有異盍往焉寺僧曰險不可武曰寧可已乎曰棧梯之少須且喜且矜踸而復曰厥勢岧嶤厥望迢遥絶乏塵囂即亭乎因山之高位占玄枵上應斗樞之杓公曰果然吾其增葺之與遊覽者共又曰不可更煩吾民遂捐已資若干緡傭匠氏而舉役焉斸石剗路飾其破缺刈蓁芟蕪發其亢爽有亭翼然扁曰拱辰謂其當斗樞之柄故云亭落成適菊節之旦公遂邀大侍御黄岡曹公安城伍公副總戎張公皆宴於兹酒終登高各賦唐體

律詩一章而罷諸藩臬既盡歡公舉酒屬予記其成不揣愚陋而言曰諸名山環桂城而咸奇者類皆是邇或三五里遠或往返竟日未有其近若此者矣佳景雖偏好事未嘗不至陰雨晦冥或妨於天時寒暑憂患或病於人事否則車轍馬足或告罷未有可數遊而必至於斯者況其地之近也則遊之數其遊之數也則覽之詳覽之詳詎復有遺勝隱巧鬱而不售者夫其有不然者佳境固將有待邪蓋扶輿清淑之氣磅礴宇宙內鍾之

為山川毓之為人物氣有潛形數有真會蔽於古而顯於今不可孰以為偶者矧兹役也費出於已而不勞於民兹亭也樂同於人而不私於已是可記也使鑱諸崖石以示永久

疊彩樓記

歐陽旦

距憲司東僅半里石山巉嵒樹林深翳山半有寺倚崖而立盤石磴數折而登於寺寺之後有石洞甚奇偉中有按察副使致政邑人包公裕所撰碑文記寺之創由

於鎮守太監張公瑄自西穿小徑約百步而出於東竇乃登疊綵樓連峰疊嶂爭吐奇秀桂江之水東注容帆漁艇縱横出沒南有堯山民立祠以饗堯北有舜山山之下有南薰亭相傳謂舜南巡而至此未可考也東至考定二門相望其間良田沃壤果園花圃延袤千餘畝正德六年正月二十日憲長莆田周公進隆大參華容黎公民表金臺蘇公英湖廣于公欽曁諸宗室松坡約琢包公裕以旦有廣東按察之命戒行攜酒殽蔬果會

餞於乎時朝雨初霽風清月朗神怡心曠盡歡而罷夫遊宦得竒山水公退則遨遊其中以遣懐抱世固難得況此幽勝之地不動翳從而得乎在城數百步之内豈易有者哉公其以方面重臣松坡俱一時偉人少假半日以樂太平之盛人生聚散不常幽期佳會又豈多得哉於是乎書以刻於石旦姓歐陽安福人

郡圃秋佳軒記

顧璘

余家江南有亭臨池曰秋佳荒蕪無足愛自余謫湘中

離親戚去閭井日思返乎故鄉惟是亭亦未嘗忘於懐郡圃故有池乃作軒其上以象之慰歸思也疏竹前挺芙蓉後耀杪秋摇落蔚有佳色時釋簿書而來詠歌其中油油于于若使吾身周旋故園之側去其離索者不亦大可樂邪或曰湘中山水甲天下當以金陵諸名勝或莫上下又何一池一亭之足慕乎余曰不然人情懐土君子重去其鄉漢太公養以天下不忘新豐謝安石位太傅道行廊廟且猶築丘以象東山古人之情有同

然矣矧予羈旅之吏乎由是言之則斯軒之可樂雖等以湘柳諸名山余不知孰先後也因為文以識東壁俟夫知余懷者

露勝亭記

余始謫全州愛予者輒以得遊湘山為賀至則徵縱訟獄日絆於庭不暇出城郭惟望其蒼然者心動而已越明年正月太守曹君德容期方伯蔣公及公僚飲於光孝寺之雷音堂既午乃登山觀飛來石歷磴道至半峰

間奇石錯列若虎豹虬螭躍伏左右使人愛之不能去乃就石布坐盤桓平砥之上舉觴而遠望焉時雨新霽諸峰雲氣映靄出沒草木向春濯濯有容一山之勝畢露於此諸君且飲且詠忽不知其醉而忘返也因名其亭曰露勝夫山川美惡殊質美者致愛惡者致惡猶人之賢否然也夫苟至茲山而不知愛之是亦見夷齊之行蹠蹻之才而不知改觀焉所謂無目者也是日蔣公賦詩留石余與諸公次第賦而列之

拱極樓記

蔣晃

皇帝嗣大歷服九圍敉寧獨廣西邊徼羣蠻猶阻聲教今年春桂林近郭數里外羣蠻公肆侵擾掠人妻孥焚人廬舍刼人財貨月至四五遠近騷然廵按監察御史石公金切切一方安危之慮謀於左布政使嚴公紘修葺城垣繕利兵甲凡所以為斯民防禦之具甚悉間廵視至北闗外知其地為近城要害羣蠻出入所必由之路築臺於兹建樓其上樓之旁剏造營守數百楹以居

召募死士有所謂打手者籍名於官八百人教肄戎事數日輒一臨閲校其勤惰而施賞罰焉登樓北望見紅雲紫氣縹緲於天津析木之墟悠然而動遐思仰瞻北極若在咫尺於是肅容整襟拜手稽首言曰兹非吾先聖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乎惟兹北辰為天樞紐是謂天樞其垣紫微其居太乙泰階文昌粢侍左右五緯列宿森布遠邇凡麗天之星孰有不拱天極者乎星之精采雖發於天而體質則具於地所謂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者是已是故在朝則象官焉朝有一官天有一星也在人則象事焉人有一事天有一星也在野則象物焉野有一物天有一星也凡成形於地成象於天若官若事若物舉天下皆盡之矣而莫不拱極焉一理之自然者耳其在人也猶其在天也分雖殊而理昌嘗不一也哉惟皇建極位居九五之尊自朝至京國以達於采衛鎮蕃自輔弼丞疑以至於府史胥徒雖僻在閭巷畎畆賤在輿臺圉牧遠而至於日域月竁鯨海龍

沙殊形詭服鳥言夸面之徒亦莫不梯山航海執琛奉贄重數譯以共我闕廷合華夏蠻貊而無二致况乎近在藩服之下如蕞爾羣蠻者哉彼蠻亦人耳寧不知君臣之義如蜂蟻之微物乎導之而不從諭之而不服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以天下之大臨一隅之小洪爐燎毛髮未足以喻其勢彼徒憑恃穹崖削壁深林邃箐之險以自固而不知鼎魚假息為日幾何古今名公有事於嶺南而茂著勳績者歷歷在人口耳試畧舉其概

唐自祿山亂後嶺外谿洞夸獠相延為寇經略使王翃

引兵數千人先後數百戰斬渠首禽夸酋分擣羣蠻巢

穴而諸州悉平宋狄武襄夜半絶崑崙關破儂智高於

歸仁鋪斬首數千級生擒賊黨五六百人築京觀於邕

州城北隅招復老弱七千餘人嘗為賊所俘獲者慰遣

之而邊民無不案堵本朝韓都憲雍破大藤峽之九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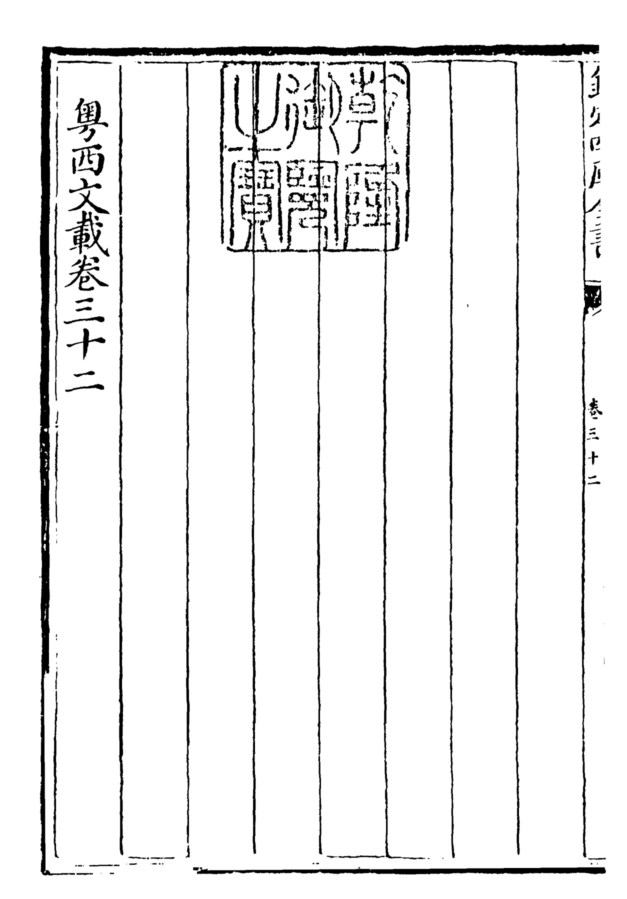
樓與其他極險巖寨九百餘處改大藤為斷藤而流賊

舉皆掃蕩凡此豈徒專事招徠而不施威武以震疊於

先乎威震於先以折其獷悍不臣之氣而後德以綏之則其綏之也固吾於羣蠻非不欲震之以威而憫其蠢爾無知與蚍蜉螘子無異且慮旌麾所指吾民或不免橫罹鋒刃之慘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自三代已然玆欲盡驅羣蠻以與吾黨老稚齒同為會極歸極之民而一矢不以加遺萬里遐荒如在輦轂堅北面拱辰之心以紓當宁南顧之慮區區一念報國之忠蓋有在於是盍以拱極名斯樓以著吾志乎嚴公及布按二司諸公

聞其言而善之嚴公憂邊禦寇素與公同志先是承公
意出官帑餘貲刱建斯樓而輟在官之工庸之以屬桂
林知府華侯愛董其役督率有法民不知勞肇工於孟
春之初越六月訖事至是具書遣都事汪慶舟來湘臯
屬予文其事於碑予既老且病言不能文姑次第石公
之語以復打手前時散居廛市閭猝難呼調及自期集
處放歸又於平民不能無擾今萃之樓旁營中不惟無
擾平民時或有蠻寇之警命之遏其去來可以咄嗟而

辦鄰近居民且將賴其庇衛矣管攝之責慶舟實任之樓北十數步有亭數楹以為諸司迎候詔勅之所以鎮守太監傅公倫所創傅公謂予記樓碑成當以貯於此亭方樓之建也傅公屢往視之蓋亦嘗聞名樓之議而善之者故樂相其成也其餘諸公與聞樓議始末者具列其職名於碑陰



粵西文載卷三十二